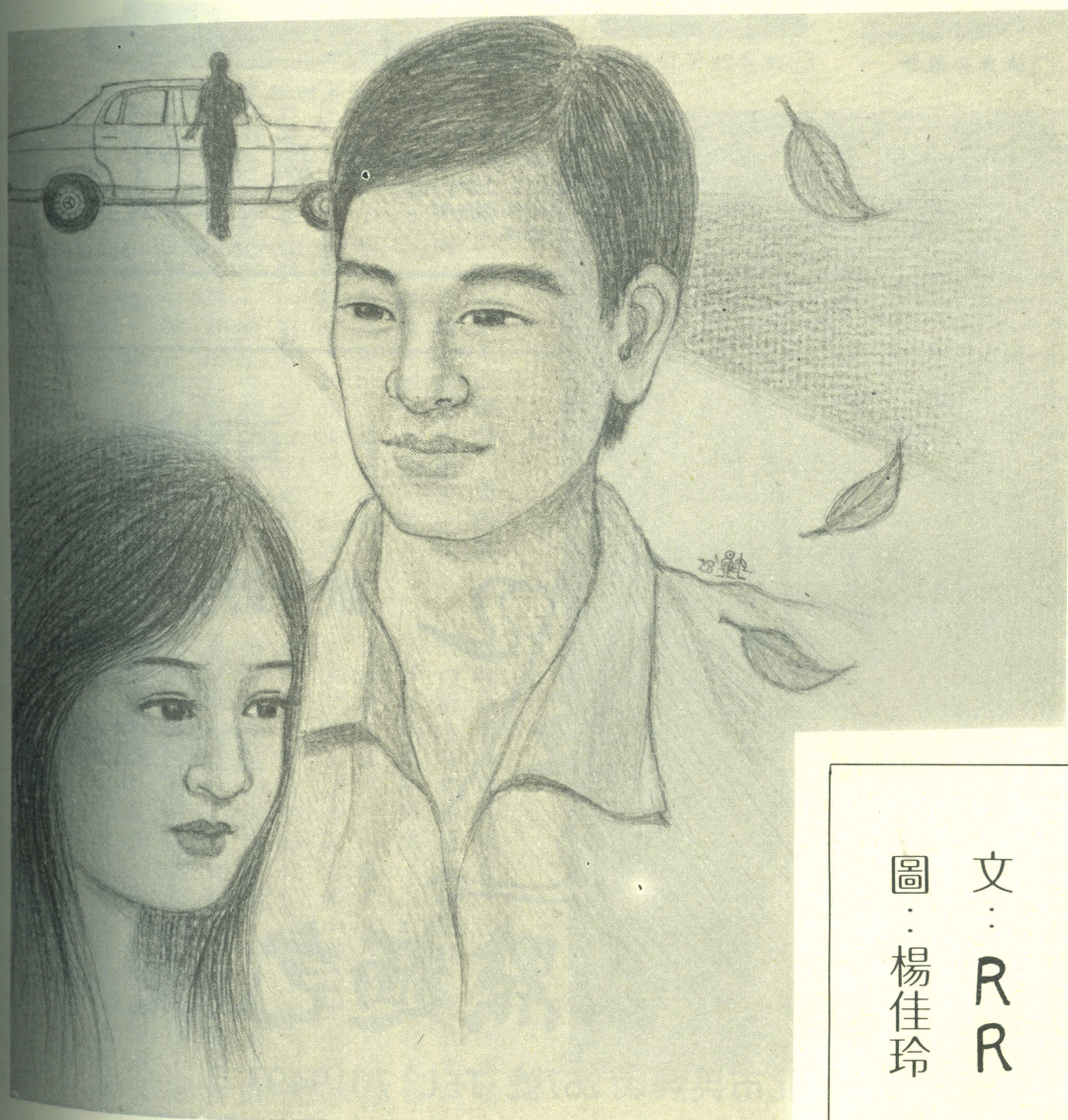


電影散場



文：RR
圖：楊佳玲

我撥電話給玲玲。七……二……該死！我暗罵自己竟撥成這兩個月來如枷鎖一般深深套牢在心底的伊的電話號碼。我索性直撥到底。順便問候一下伊也是好的。

彼端固執的鈴聲，催促我看錶做一些必然性的推斷工作。六點過一刻。在往常伊應已下班回到家。終於鈴響的桎梏被一句氣急敗壞的聲音所解救：哎呀！我鍋裏的菜正炒著呢！也不會等一下再打來。是伯母的聲音。

——什麼？喔，原來你找我們家彩菱啊，她剛出去。

——沒有，沒有說什麼事。接到一通電話後，就匆匆趕出去，什麼也沒交待。

掛上電話。我懷疑到底是誰打給伊，該不會是……隨即我否定這個幾乎不可能成立的想法。我不想為這偶發的事件傷太多腦筋，還是辦今晚的正事要緊，於是我改播電話給玲玲。

嘟——嘟——。令人失望的佔線聲盈滿耳際，很霸道地暫時拒絕為我傳話。電話，這個科技文明的產物，卻成了現代人每天或多或少必碰的釘子之一。

我原是打算今晚回家好好睡一覺。昨晚折騰一夜的值班，今早又是那個「R級」醫師那張嫌惡的嘴臉，一日下來，盡是intern例行性、單調、反覆的工作。終於捱到下班時間，換掉一身疲累的醫師服。不意剛跨出電梯口就遇到副院長——玲玲的父親。在這彼此交換進出電梯的匆促裏，他拋下一句話：世雄，今晚記得去找玲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現要趕去開會，來不及跟你說，等你見到玲玲，她會告訴你。在我還未回應任何情緒化的字眼前，電梯之門已經厚實闔上了。然後帶著不安的心情，我走向電話亭，我懷疑他老人家是否已經知曉：我已近兩個月沒有見過玲玲。

——我就是玲玲。太好了，我正要找你。

我多次投幣的努力，終於使玲玲興奮的聲音在彼端響起。

——我告訴你，我有今晚兩張午夜場的電影票。玲玲說。

——好，我們老地方見面再說。

——嗯，還有等會見面，我要給你一個驚喜，我已等不及想看你等一下的表情，一定很鮮！

——偏妳的名堂最多。我的大小姐，八點鐘，妳可不要給我遲到太久。

簡短的對話，一如從畢業舞會到現在這兩個月來，這段刻意躲著玲玲的期間的幾個寥寥數語聯絡彼此的電話。事實上玲玲沒有太多的心機，簡單的藉口她便深信不移。

掛上電話，我朝停車場走去。遠處的商家，正亮起紅的、黃的、綠的繽紛色彩支撐起仲夏最後的暮色。停車場各式的車輛，藉著街燈開始展示屬於夜的魅力：體型碩大的美國房車，被凝重的夜幕烘托得雍容華貴、氣派十足，宛如轎車裏的霸王；至於歐洲車那就各擅勝場了，SAAB的車前身扁扁的好似鴨子嘴、圓滑流線的CITROEN彷彿賽車好手，VOLVO厚重的鋼板猶如坦克，而AUDI的無縫窗玻璃是我所欣賞的，你只能從那塗著一層茶色的神秘，想像裏面坐著該是何等的人物。

我走過去撫觸一輛停靠在我的「速利」旁的雙門跑車——Benz 450，光鮮潔亮的車身，藉著微弱的燈光，猶能閃起耀眼的十字星芒，於是把它身旁那輛不知轉過幾手才落在我手裏的「速利」，貶得更寒酸了。

鑽進車裏準備發動車子，我檢視一下後視鏡，懸垂在它底下的淺棕色小葫蘆晃了一晃。這是玲玲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在它細瘦的腰身上猶繫著一條中國結，我曾笑著對玲玲說：

——這下子可好了，它跟我這輛老爺車，兩相輝映，更添「古意」了。

所以我真不懂，竟有人會把這麼可憐的車種，當寶貝一般天天擦洗！

「速利」緩緩起動，向停車場裏這羣表徵社會地位的朋友告別。總有一天，我確信一定可以讓我的座車在停車場裏躋身名流的地位，彼時，將會再有另一個年輕人，以同樣豔羨的眼光，撫觸我的高級進口轎車……這一切只是遲或早的問題而已，一如我急欲名成利就的醫师生涯。

以前醫師可以在一處不算偏遠的地方，默默行醫一輩子，以買幾幢樓房為滿足，然而，在面臨診所生意日益蕭條的今日，跟大多數的醫學生一樣，我只願留在大醫院裏求發展，接受完整的專科醫師訓練。只是如此一來卻必須遭遇醫院嚴厲的汰換制度，除了實力與運氣是必備的條件以外，良好的人事背景更是成功的捷徑。

事實上，當我知悉玲玲的父親是誰以後，就開始為踩在我腳底下那條無限寬廣的道路上，編織最燦爛的遠景，並且耐心地等待她家人的第一次邀約。赴約的那晚，我感受到一股面臨聯考的壓迫感，說實在的，我很擔心玲玲她父親會考量我有關醫學上的問題，當時一年的 clerk 見習，早已把我的信心「電」到最谷底。

然而畢竟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晚他老人家極為熱絡的招呼我，可能是平素在醫院裏擺慣了長者的威嚴，起初，我仍可感覺到笑容的勉強。不過，當話題進入平時的消遣時，才打破了這層隔閡。原來他老人家居然是金庸迷，我立即逮住這個機會，像背演講稿一般，侃侃而述我獨到的見解。

我猶記得，當晚告辭時，他老人家拍拍我的肩膀，像訓勉即將遠征的籃球國手，對我說：

——很好，年輕人，現在是小國手，將來就是大國手

那一刻，我彷彿看見「成功」這個難以捉摸的鬼靈精，正在不遠處向我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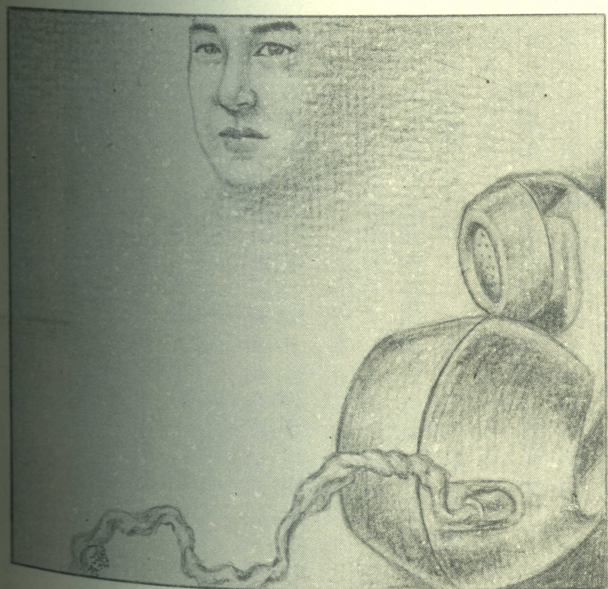
於是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腳底下的路，益發的寬坦且平直，一如此刻正駕車的我，朝目的地紅杏咖啡廳前進

一樣，似乎別無選擇了。只是不知要算幸或不幸，一場畢業舞會下來，卻出現了一條叉路，似落英繽紛的桃花源，引人尋幽探勝，而伊——江彩菱，是入口的指標……

舞會完後，我曾在日記裏這樣寫道：

請不要將變心或負心等殘酷的字眼加諸我的身上。我唯一的辯解是——「你還沒有愛過」（一時想不起是那位的书名）。

「速利」繼續奔馳在穿梭流盪的燈海中，信號燈、霓虹燈、車頭燈、路燈……台北的夏夜，星光未見得閃爍，而人為的發明，卻很奢侈地為暗夜點綴上千萬隻繽紛燦爛的眼睛。玲玲宿舍臥房的擺設，也是揮霍佈置著這裏一盞



，那兒一盞的燈。她很得意於將她在學校附近租的宿舍所取的名字——千燈屋。

而直到去年她們學校校慶，我才參觀到「千燈屋」。

——公子，有請！（玲玲站在門邊，雙手抱拳，一副女俠姿態）。

在我還未來得及加入園遊會的熱鬧，就被她拖到這幢建在半山腰上的屋子了。

一進門，從天花板懸垂下來的紙糊大燈籠，立即吸引我的視線，四個圓腹小紅燈籠圍繞著它。接著，與我視線相接觸的是床頭櫃上四個日本瓷娃娃，均穿著和服，分別撐起紅、黃、藍、綠四種不同顏色的油傘，傘裏放著一個小燈泡，既美觀又實用，玲玲很是珍愛，在來之前已聽她提過多次。照著她先前的描述，我把視線移到書桌上，一盞竹簾燈立在那裏。竹簾上的繪畫、提字、落款，均出自她自己的手筆。然而讓我感受到「千燈」氣氛的還是那或貼或掛在四壁上玲瓏雅緻的小燈籠，數量之多，一時也難數清。

——這麼多燈籠，簡直是浪費。（我說）

——說你還真是不懂情調。有時好朋友來了，就把電燈關掉，點上蠟燭，哇！簡直太美了！怎麼樣？今晚有沒有興趣試試看？

（天知道，如果晚上和她處在這間臥室裏，會幹些什麼事）

——我渴了。（我含蓄地對玲玲一笑）

玲玲立即開開汽水，找杯子。我在書桌前坐下，看見正對面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聖誕卡與生日卡。像是有意在向我炫耀，送者清一色是男性。我素知讀哲學系的她，是全校的聞人，後面跟著的蒼蠅不知凡幾。

然後，我終於發現了玲玲為何突然間變成植物通的秘密，當我翻開一本放在書桌上的紅絲絨封面的剪貼簿時。

——錯啦！這不是軟枝黃蟬，這叫小枝黃蟬。（玲玲

說）

這是在中興新村，玲玲第一次指出我的錯誤。在此之前，她對花草始終抱著稚童般的好奇心。一有機會便抓住我尋問植物的名稱。我知道的原本就少，被她一問更顯得窘迫。然而，在她面前總以強者自居的我，豈有搖頭說不知的道理？每每總是胡謔一個名字搪塞一下，私底下才拿起植物圖譜研究一番。怎麼突然間變成了植物通？

——亂講，這根本不是黃蟬，是玉蘭花！你聞聞看，葉子上還有花的香味呢！

兀自得意洋洋的她，又指出許多我以前錯誤的地方。

——妳少得意，我根本沒有教過妳這些，妳是怎麼知道的？

——我——我，哎呀，人家自己看書的嘛！

然而，擺在眼前書桌上的根本不是書。

剪貼簿的扉頁上，有男性俗麗的小楷寫著：獻給花之皇后／張建良贈。我一頁頁翻下去，裏面全是植物照片，且附有葉片標本，一旁另外上文字的說明，厚厚一巨冊，看得出一個人的心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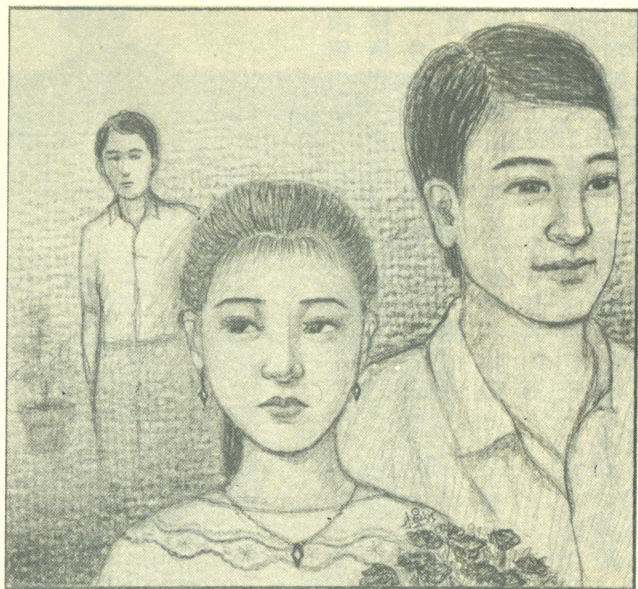
我直覺的以為玲玲無非是想以這本男士的心血，來向我炫耀她的魅力。

——你一定以為，我是在向你炫耀。

玲玲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正站在窗口，手上拿著易開罐，欣賞一盆吊著的冷水草。這是一種觀葉植物，葉片給人的質感，不仔細看會以為是塑膠做的。它的莖細軟如蔓藤，彼此糾纏在一起，向外向下生長。而眼前這一盆卻別有風味；它背陽的一側盡皆枯萎，向陽的一面卻又茂密異常，且每一根莖溢出盆緣後向下生長，然後長到一定長度，頂葉卻又向前向上翹起，彷彿一個個的倒鉤，模樣甚是滑稽。

玲玲的話出人意表。

——是嗎？這一盆也是他送的吧？



所阻斷。

這時，一首輕緩的音樂奏起，舞池裏的人兒開始隨著那嬌媚的女音，緩緩有韻地搖擺，不停地搖擺……

原本漫不經心的伊，突然全神凝注傾聽這首曲子。

——這個曲子叫什麼名字？

伊的突然主動開口，著實讓我錯愕了一下。

——哦——，叫 Close To You，不是木匠兄妹的曲子嗎？

——我想再跳一次。（伊說）

再？伊用了一個奇怪的字眼，今晚她並沒有跳過一支舞。我沒有細想。遇到這個宛如晴天霹靂的邀請，我的心像鼓滿風的船帆，興奮地直欲航向無邊無際的大海，怎會理會這個芝麻綠豆的小問題。

於是我倆也滑入舞池，一起搖擺。

I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me close to you！

歌詞寫的好，我的魅力無邊！

——現在，妳可以抬頭看我了嗎？（我說。）

伊低垂著頭，沒有任何的動作。突然間，我的胸口感到由絲質襯衫所透進的一股溫暖的溼意，然後我聽到極細極輕的啜泣聲：

——濤，噢，濤……

什麼濤呀濤的？我納悶著，倏地羅濤兩個字閃進腦海裏，敲醒猶陶醉在幻境的我。他媽的！伊竟在我的懷中，將我從外國進口的絲衫當手帕，心中卻懷念著與她跳定情曲的另一個男人。

是的，一如此刻的我，在西門鬧區解決停車問題以後，冒著漸小的雨勢，來到這家餐廳，坐在老位子上，等著一個女子，心中卻想著另一個佳人。

這是一家法式格調的餐館。臨牆的一面掛著一排仿印象派的油畫，居間的一張大壁紙上，法國梧桐綠意盎然地向前延伸，不用說，紙上所繪是法國的香榭里大道。

許久以前，我與玲玲為「紅杏」這個風騷的名字而佇足。基於地下行業的猖獗，我在樓梯口稍稍猶豫了一下。然而一旁的玲玲，甩甩她那頭烏亮的長馬尾，雙手插進牛仔褲袋中，學西部浪子粗獷的動作，毫不猶豫大刺刺地踏上階梯。等到進到裏面，裝模作樣的玲玲發現燈光不算是很明亮時，她趕緊偎到我身後，說道：

——該不會真的有「那個」吧？

所謂既來之則安之，我很大方挽著玲玲揀了這個現在我坐著的靠落地窗的座位。

由窗口望去，底下即是熱鬧的電影街。事實上伊的家離這條街也不算遠，在開封街。近來，只要經過這繁華的西區，我總是習慣性地讓眼光追蹤與伊相似的背側影，期待出現一次類似緣份的偶然，使宿命的女子相信「我們真的有緣」。然而，遇見這種微乎其微，近乎彌足珍貴的機緣，一如要把伊約出來是一樣的困難。

我猶記得：連續一週玫瑰花攻勢，以及每晚坐在速利車裏，在她家門口耐心地等候（我帶著畢業考講義），終於換來一次失敗的北海之遊。

我說「失敗」是指我與伊之間的關係，在整個旅遊的歷程中。車過基隆，我們沿著濱海公路而行。

在一處適合海釣，有著高聳岩石的海灘，伊喊停車。伊小心奕奕踩著嶙峋的石塊，卻拒絕我的扶持。風微微帶起伊的裙角，極目遠眺的伊，非常珍惜地攏了攏那被風寵壞的髮絲。這圖畫使我想起徐志摩的詩：「女郎，單身的女郎／妳為什麼留戀／這黃昏的海邊／」。

是的，「單身」。即使有我的陪伴，伊的神思不是飄忽在窗外一瞬即逝的景物，就是神往海天交接那不可測的未知。而我。依舊必須可憐地搜尋漫不著邊際的話題：

——看過克勞德李諾許的「男歡女愛」嗎？
——啥？什麼？（伊回過神來）



我沒好氣地重覆一次。

——我沒有看過。克勞德李諾許？他很有名嗎？

——嗯，就是「戰火浮生錄」的導演。看過「戰火浮生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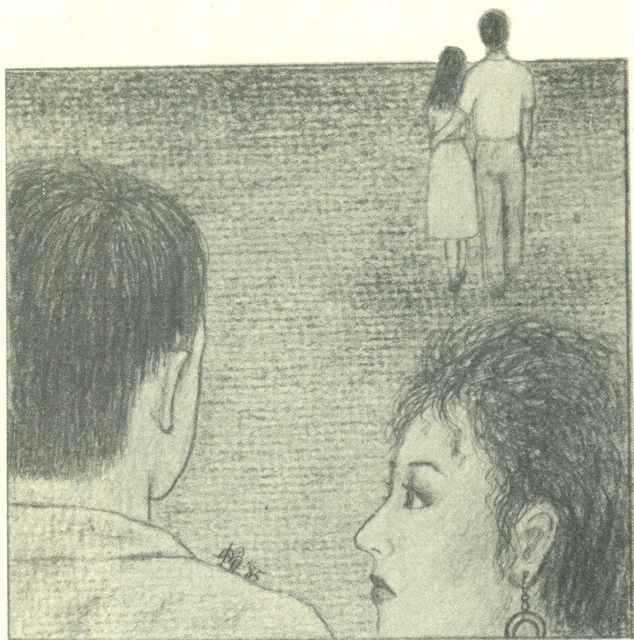
這回，伊連「沒有」都懶得說，只是搖了搖頭。

「實在差勁！」我罵了出來，不過小聲得並沒有驚動餐館四週的客人。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怪伊的沒有文化，而是埋怨自己，怎麼盡挑伊不感興趣的話題。

不允許再次的失敗。我燃起一根煙，藉著鼻尖的煙痕，思索該如何好好安排後天的碧潭之行。這又是一次千辛萬苦的努力，才換來伊第二次的首肯。爲了早日越過伊那道防禦的心牆，我必須擬出一套完整的計畫。

說來實在可笑，和玲玲在一起卻根本毋須擔心安排、計畫諸如此類傷腦筋的東西。唸哲學系的她，可以從蘇格拉底講到存在主義，從髮型設計談到最流行的服飾。她經常性誇大的動作，以及類似演戲的表情，總給人裝模作樣的感覺，然而這份故作，卻因她的美麗而被原諒。

玲玲的美兼具質感與量感。所謂的質感，是指她身上穿戴的飾物，以及精心搭配的穿著所表現出來的外在氣質；而量感，就是在街上或公車上，眼前突然一亮，驚鴻一瞥後，倩影匆匆而過，讓你再看第二眼的感覺，當然



——對了，爸爸要我轉告你一件事。

——嗯，他提過。

——媽後天過生日，當天中午爸在翠園的如意廳擺了一桌酒席給媽慶生，要你也去。

——不行，後天我有事。幹嘛這麼麻煩，以前也沒聽你提過要給伯母過生日。

——還不全爲了你，爸爸還請了好幾位醫院裏的同事。他希望讓那幾個重要的醫師認識你，讓你以後實習時比較方便一點。怎麼樣？你的事可不可以往後挪一挪？

若是單純的生日喜宴，我一定一口回絕。然而現在卻

變成關係事業前途的鴻門宴；而後天我那千辛萬苦的碧潭之行，也同樣是可一不可再的機會啊。

實在是傷腦筋！

——這樣吧！剛才在電話裏妳不是說有兩張午夜場的電影票？等電影完了，我再告訴妳行是不行。

電影散場。戲院吐出一批一批的人羣。無法逃避的問題又一點一滴跳回腦子。剛才根本無心欣賞電影，只覺得畫面上打打殺殺，彷彿流了不少滴的血。

我挽著玲玲走在已是凌晨時分，卻不幽靜的西門鬧區，摩托車起動的聲音不絕如縷。雨已停歇，遠處積水的路面，映出昏暗的燈光。人潮散盡後，放眼望去，街道上隱約可見數對情侶正漫步走著。

這時我注意到右前方的一對情侶，其中女的側影以及身上那套粉紅紗質洋裝，與伊極為相似。苦於燈光太暗，無法細辯。腦海裏猛然閃過要來以前，那通將伊約出去的電話。會是誰打的？不安的預感洶湧襲來。我拋下玲玲，快步向前，極欲一窺究竟，而這股不安的情緒，隨著由遠而近的距離，成反比例的加劇……終於，我趕上那對情侶。在那證實時，天旋地轉的一刻，我渾沌的大腦只聽到從後面趕上來的玲玲，氣急敗壞的聲音：「要死啦，走那麼快。我問你，你到底去是不去？」

——去，我一定去！

在回程奔馳的速利裏，我回答了玲玲的問題。

——剛才那個女的是誰？（玲玲嘟著嘴問）

誰？我已陌生，一如前一刻，伊撞見我時的那聲：「你好。」——陌生得有如電話彼端的服務小姐。而此刻印象最清晰的是，伊身旁男士，那隻膩在伊纖腰上的手。我所能做的回應就是把我的手更加緊攬著玲玲，快步離去。

——她只是我的病人，一個患 cancer 末期的病人。
（我如此回答玲玲）